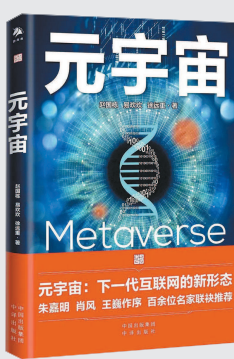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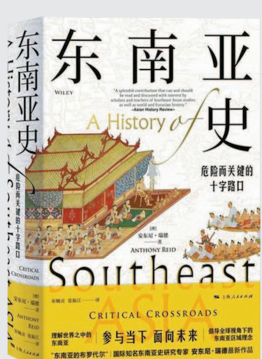


新书掠影



有人预言：互联网的终极形态就是“元宇宙”。本书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本系统阐述元宇宙概念的新书。

《元宇宙》
赵国栋等著
中国出版集团译出版社
2021年8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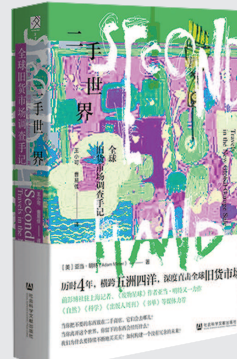
本书展现了一部横跨2000年的东南亚通史，一部“世界十字路口”的多元文明发展史。

《东南亚史：危险而关键的十字路口》
[澳] 安东尼·瑞德 著
宋婉贞 张振江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11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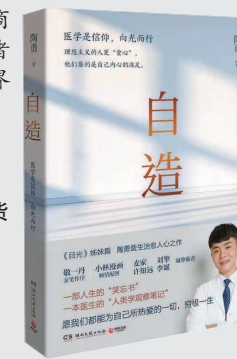
作者将人类与书相关的事实、片段、回忆和蜿蜒曲折的故事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全景展现了一个爱书人对图书的解读。

《阶梯与狂热：一部书籍文化史》
[英] 马丁·莱瑟姆 著
王喆源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21年10月出版



本书探寻二手机的前世今生，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二手世界的宏观图景。

《二手世界：全球旧货市场调查手记》
[美] 亚当·明特 著
王小可 曹易佳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12月出版



这本书是一个经常受生意外打击却依然保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医生的人生独白，他让你相信这世上有光，让你相信光的力量。

《自造》
陶勇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1年12月出版

书人茶话

2021, 与有情趣的书一起度过

周立民

“旧曲梅花唱，新正柏玉传。客行随处乐，不见度年年。”翻一本日历，看孟浩然几句诗，难免有岁尾之叹。一年来，我不知疲倦地开过各种书单，这一回不妨任性一些，从“私人阅读”着眼，开一份“情趣书单”，选跟自己性情贴切的书。所有的阅读，都是从“大众阅读”到“私人阅读”，有了自己的书单，才像是万千人中得自己的佳侣。因此，这既不是岁末盘点，又非出版总结，而是读书回想想。

时代影像，似水年华

快30年了，我从未通读《追忆逝水年华》，但是，我要一字一句通读它的决心似乎从未受挫，我购买该书的各版本以及相关图书的热情丝毫不减，由此，你也能想象得到，当我拿到普鲁斯特的曾孙女帕特里夏·芒特-普鲁斯特和米雷叶·纳杜雷尔编的这本《方舟与白鸽：普鲁斯特影像集》（张新木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8月版）时，我的脸上是充满着怎样浅薄的欢喜。作家的后裔参与编写，使这本书多了很多亲近的视角和亲和力，那些新旧图片，轻而易举地就带我步入昔日时光，作家的不同时代影像、手稿、活动现场、油菜花田、“贡雷”、钟楼、山植树小路……这不仅仅是作家的影像传记，还是那部巨著中每个细节的深深回味。它再次“勾引”我，从书架上搬下了《追忆逝水年华》。

这是“译林·旧光影”丛书的一种。近年来，我们引进了很多西方文学大师的传记，都是大部头的，对于学术研究大有裨益。然而，要更为形象、立体和简便地了解作家的生活和生活的时代，我认为这种图文并茂更有功效。今年还比较中意一套《不确定的宣言》（[法] 费德里克·帕雅克著，余中先译，四川文艺出版社·后浪出版2021年10月版），此书关于本雅明的是20部；《本雅明在伊萨萨》（本雅明在巴黎）《本雅明在逃亡》，作者是位画家，黑白图画有力地说明了本雅明所处的时代和欧洲文明的存在境况，书中以片段的方式展现了本雅明生活的场景，也有他的思考。或许，今天人类又到了正视本雅明精神遗产的时刻，但愿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其中的文字内容无法辨别，另外还有一点钱”。

我喜欢搜集这些图文书，随着印刷技术和纸张的提升，晚近的图文书品质大大提升了，不仅益智，而且带给人赏心悦目的美感。即如翁贝托·艾柯的早期作品《中世纪之美》（刘忠宁译，译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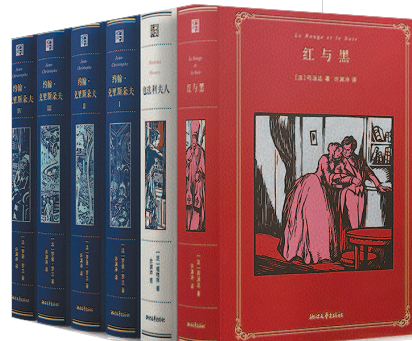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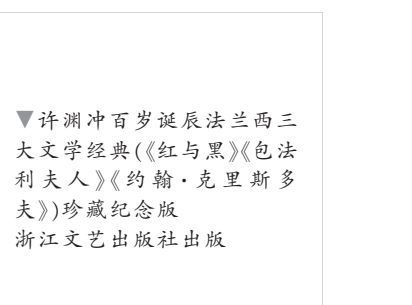


插图珍藏本《神曲》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2020年8月版），哪怕我们是这方面的门外汉，并非是为了探讨中世纪美学或者为改变我们对中世纪文化的成就而阅读，仅仅欣赏书中几百幅精美的图画，就已经感受了一次美学的震撼。出版社有心制作了特装本，三面刷蓝并配了烫金的小花。拿在手里翻起来，不由自主地产生这样一种心情：阅读，也是生活中的行为艺术。

穿上“特装”，名著引领书界时尚

讲到书之美，近年来“珍藏本”“纪念本”也成为书界时尚，中国出版界晚知晚觉，终于看到纸质书的多种功能。浙江文艺出版社·可以文化推出许渊冲百岁诞辰法西三大文学经典（《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约翰·克里斯多夫》）珍藏纪念版，图书推出时，许渊冲先生仙逝，这套书遂成翻译家的天鹅之歌。更受追捧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升级版的“插图珍藏本”系列，从1990年代金色版，到2000年后的黑金版，到现在的升级版，技术越来越纯熟，以今年为例，《白鲸》插图本、特装本网上开售，真是秒杀。随之而来的《神曲》更是做足工艺，而《十日谈》也不让前者，现在《小杜丽》又来了……让人应接不暇。即便如此，我还是一部部地购买，并非是为了“玩”，还是为了读，精美的书读起来心情不一样，不同装帧的书



适合不同情境读，比如，旅行中，我带的更多是简易本。还有一点，读书也要直抵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代代传下来的名著，它们值得一读再读，如此说来，家里多个版本，不算奢侈。

今年我拿到的最可心的纪念本当属诗人诞辰200周年插图本《恶之花》（英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21年8月版），从文字上，比较完整地涵盖《恶之花》各版诗稿，且有相当篇幅作者介绍；配图上，选用的是蒙克等多位大师杰作；装帧上，布面精装，大开本，内文设计疏朗有致；定价上，才248元，也是极力做到亲民了。

“城记·城史”，唱给城市的恋歌

我对插图、图像的爱并非毫无底线，比如，我就不大搜集单纯的“摄影集”，我还是喜欢有叙事功能的图像，图文结合才意味深长。今年印象颇为深刻的另外一本图文书是帕慕克的《纯真物件》（邓金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1年7月版）。十多年前，帕慕克曾写过一部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纯真博物馆》，讲的是富家子弟凯末尔放弃婚约追求少女芙颂的故事，炽热的恋情过后，是少女的消失，而凯末尔为了追寻恋人的足迹，走遍伊斯坦布尔，为了珍存恋人的记忆，他悉心收集恋人爱过、触碰过



的一切，把它们放进“纯真博物馆”……帕慕克说这是他写过的“最柔情的小说”。想不到这位柔情的作家又花费了十多年时间，依照小说里的描述，在伊斯坦布尔实实在在地建起了一座“纯真博物馆”。城市的老照片、生活中的老物件、小说主人公的私人物品都入藏了，而《纯真物件》就是帕慕克为这个博物馆所写的导游手册，这既是小说情节、细节的复现，又是作者的生活追忆，更是他唱给伊斯坦布尔的又一首恋歌。

一座城市最大的幸运就是有这样的歌手为他歌唱，帕慕克的整个小说都是唱给这座城市的恋歌。当然，《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和《纯真物件》这样的散文则是赤裸裸的表白，由前者，我还认识了一位给这个城市留下影像的摄影家阿拉·古勒，所幸他的摄影集《阿拉·古勒的伊斯坦布尔》（邓金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0年10月版）也有了中文版，我买了书，还在梦想：有朝一日，疫情解除，是不是可以带上它们，去那些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城记·城史”，也是近年来出版中比较热门的品种。我手头就有厚厚的《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英] 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著，杨乐言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6月版）、《都柏林：沧桑与活力之城》（[爱] 大卫·迪克森著，于国宽、咏梅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2月版），后者是上海文艺出版社近年来

推出的“读城系列”之一，不声不响中，这套书中已经读过了柏林、伊斯坦布尔、威尼斯、孟买、泰晤士、罗马、巴黎等多座世界名城。我们国内的“读城”方兴未艾，叶兆言的《南京传》（译林出版社2019年8月版）之后，叶曙明的《广州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版）、邱华栋的《北京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12月版）也紧随其后，诸多城市也正摩拳擦掌翻动自己的前世今生呢。上海，历来是图书市场的不败题材，今年尤其值得注意的一本陈子善、张伟主编的《海派》（第一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版）翩然而至，它以史料展现海派文化之丰富多彩，甫一问世即得到欢迎，相信在今后的出版中，它一定还会大放异彩。

“天书”的有趣细节

2021年，还有一部读书界期待已久的大书出版了，不过，它似乎没有等来预期的反响，那就是刘象愚花费20多年时间，数易其稿，终告完成的《尤利西斯》中文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6月版），它是汉语世界第三部全译本。是前两部轰动效应把大家的热情消耗殆尽，还是这一部译笔有些生涩？反正，对它的出版，人们似乎是“淡然处之”。我比较感兴趣的倒是那本500多页的附册——刘象愚所著的《译“不可译”之天书》（尤利西斯的翻译），它讨论的是这部天书的翻译细节，有原文和三个中译本得失的比较，在作者这里，当然是自证其妙的显示，然而也说不定是自取其辱的展示，但它至少帮助我们更深一层理解“天书”。如果有耐心，这样的书看一看，和读词典一样让人兴致盎然也大开眼界。

今年，我在心里默默致敬的翻译家是范萍，说实话，她译的《百年孤独》没有让我觉得有多少神来之笔，然而因凡特的《三只忧伤的老虎》（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版）被他用汉语如此畅达地转化那些“不可译”的另外一种语言，真的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回：此人，与我们同属人类吗？篇幅有限，而一年里的书读不完也扯不完。“在我们童年的日子里，那些幸福满满地度过的时光，也许没有一天是我们觉得白白虚度的日子，也没有一天不是和一本心爱的书度过的。”《方舟与白鸽：普鲁斯特影像集》中引用了普鲁斯特这一段关于读书的话，“和一本心爱的书度过的”，也是我们在漫漫冬夜中等待春天的最好方式吧，哪怕有时候是在回想读过的书。

三味书屋

光束穿越

沈骏

不久前，瑞金医院副院长、瑞金医院援鄂抗“新冠”疫情医疗队临时党总支书记兼领队胡伟国教授赠我一本由他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没有生而英勇，只是选择无畏——上海市第六批（瑞金医院）援鄂医疗队抗疫纪实》的册子。我非常认真地仔细地看了两遍，被其中的人、事、叙述和场景抓住了眼球，感动至深一时无法用言语表达。这是真实的写照、特殊的记载、宝贵的财富和励志的教材。英勇的医务人员白衣为甲、逆行出征，在挽救生命、在生死抉择前，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感染了所有善良、正义的人们，进一步积极推动新时代社会文明的进步。

12月6日文汇报《笔会》副刊刊登胡伟国为这本册子所撰写的文章《践诺》。再次阅读此文，更为清楚地明白了编辑这本册子的原由和作者们的良苦用心，从内心真诚地为之翘起大拇指，叫好！点赞！

这支由136名医务人员组成的援鄂医疗队，在武汉52个日日夜夜，同生死，共奋战。“我们136人，选择了一条无畏之路，经受了一场生死考验，结成了至亲至爱的一家人；他们已不再叫我‘胡院长’‘胡主任’‘胡老师’，而是左一声‘胡爸’右一声‘胡爸’……一声‘胡爸’，让我幸福一辈子”。胡伟国教授在纪实册子里如此情深意切地写道。

这本图文并茂的抗疫纪实册，记载着白衣战士用自身的实际行动，全面、透彻地诠释了真、善、美、的正确含义，充满人间关爱的正能量，鼓舞人们守望相助，敢于和善于应对严峻的挑战，同时展现了一位临危受命的领队——“胡爸”颇具影响力、号召力、亲和力、儒雅又坚强的高大形象。

人是要有点精神才能从善做事、攻坚克难，一个民族繁荣复兴，一个国家昌盛发展，都需要有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在这次与百年以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和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以往而不胜的英勇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这是新时代精神具体而又生动的体现，对全面推进各项事业必将产生无比强大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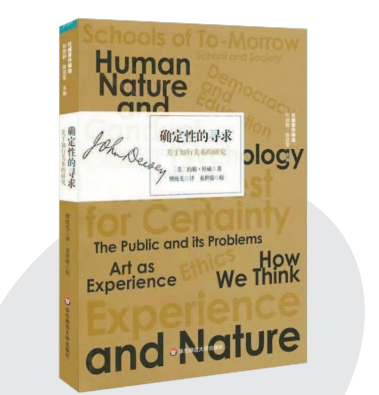
虽然抗击“新冠”疫情仍在继续，也可能是一场持久战，或是在相当一段时期管控要进入“常态化”，但在“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召唤下，有我们的社会特色和制度优势，加之生物、医学科技的进步和发展，再融合这种可歌可泣的崇高精神，最后的胜利一定会到来。

无论从历史或现实的角度来看，都要满怀深情地讴歌和始终不渝地弘扬医护人员“广博慈爱”的磊落品性、“救死扶伤”的从业道德和“医者仁心，大爱无疆”的人格魅力，她如同一道闪耀的强烈光束，既超越了常人平凡的眼光，也穿越了医务界的本身，在全社会点燃了共同维护社会安全、城市安全的一种激情燃烧的心火，这确实切合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和人民的期盼，更是我们为实现党的伟大百年目标的一种可贵精神力量！



《没有生而英勇，只是选择无畏》
胡伟国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回望经典



《确定性的寻求》
[美] 约翰·杜威 著
傅统先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哲学著作的第一句话往往值得重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篇道：“求知是人的本性。”对此，他指出，我们喜爱感觉便是一种明证，而在各种感觉中，我们特别倚重视觉。就这么看似平常的一番话，引出了西方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沉思传统。秉持视觉隐喻（认知的本质是观看），推崇静观/沉思的生活，是这一传统的基本特征。在古希腊，只有哲学家才能过上这种清静明远的今天，因为他们远离尘嚣，拥有闲暇。《形而上学》便是亚里士多德沉思存在之所得。

2000多年之后，杜威出版了《确定性的寻求》（1929）。打开此书，劈面而来的是：“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便不得不寻求安全。”在新冠疫情流行、极端天气频发、国际局势动荡的今天，读到这句话，未免百感交集。杜威所言，与当下人类的生存处境若合符节。不难想见，由危险和安全的实存紧张所引发的哲思，其指向与亚里士多德所向往的静观/沉

何种确定性？

——读杜威的《确定性的寻求》

郁振华

思生活，定然迥异其趣。

20世纪，杜威发展了皮尔士思想：以“探究”寻求确定性

杜威接着指出，寻求安全有两条途径。途径一：在感情和观念上改变自我，委顺于支配自己命运的各种力量，籍以获得安全感。途径二：发明各种技艺，通过行动改变世界，利用自然力量为自己构筑安全堡垒。在古代，工具简陋，技艺发展水平低下，通过途径二来寻求安全不太可靠，因此，人们更倾向于途径一。在此方向上产生了希腊的原始宗教和古典哲学，前者主张改变自己的情感，后者主张改变自己的观念。寻求安全的动机，在古典哲学中发展出了“确定性的寻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的思想主题。人们之所以追求确定性，力避不确定性，是因为前者给人安全，后者则带来危险。古典哲学区分了实在世界和现象世界，前者是永恒不变的，后者总在迁流之中，变动不居的世界是不确定的，只有永恒不变的终极实在才有绝对确定性。

在经历了17世纪科学革命和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在寻求安全的两种途径之间发生了消长，人们更加倚赖途径二：“通过实际控制所获得的安全远较理论上的

确定性更为珍贵。”近代科学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因缘”，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如何理解近代科学的本质，是一个开放问题，几百年来，人们给出了各种解答。杜威认为，近代科学的本质是“实验探究”。培根以来，近代科学的实验面向已广为人知。对探究的强调，是实践（用）主义（pragmatism）的洞见。在该传统中，皮尔士首先强调了探究的重要性。他认为，怀疑是一种不安宁和不满的状态，信念是一种安宁和满足的状态，要摆脱怀疑而获得信念，需要一番拼搏，他将这种拼搏称作探究（inquiry）。在皮尔士的基础上，杜威对探究作了进一步发挥：“探究就是以受指导的或受控的方式，将不确定的情境（indeterminate situation）转化为确定的统一的情境（determinately unified one）。”具体而言，探究就是将含糊的、可疑的、矛盾的、失调的情境转化为清楚的、有条理的、安定的、和谐的情境。杜威认为，探究贯穿于人类生活，在近代自然科学那里，探究获得了一种典范形态，即实验探究。

杜威提供了认识论版本的知行合一论，体现了讲求实际的淑世精神

至此，我们触及了两个确定性概念：古典哲学对确定性的寻求与实验探究致

力于将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确定的情境。两个确定性概念之间存在多重差异，试简述如下。

一、文字表述。从上文的英文标注可以看出，对于这两个确定性概念，杜威采用了不同的术语：certainty和determinateness。对应于古典哲学的确定性概念，杜威谈论的是“quest for certainty”（确定性的寻求）。对应于实践（用）主义的确定性概念，杜威关心的是如何将“indeterminate situation”（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determinate situation”（确定的情境）。

二、寻求安全的途径。古典哲学对确定性的寻求，由途径一发展而来。古典哲学用永恒不变的终极实在来担保绝对确定性，寻求绝对安全。与此不同，途径二只能提供相对安全。杜威说：“技艺所提供的安全是相对的、永不完全的、冒着陷入逆境的危险的。”相对安全的论旨不仅适用于传统技艺，而且适用于可控实验，后者是前者的提升转化。与此相应，实验探究所能成就的确定性也是相对的。一项探究将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确定的情境，其完成只能是相对的，因为新的不确定情境又会兴起，新的探究又将启动，如此这般，以致无穷。

三、形而上学预设。古典哲学对确定性的寻求，以实在世界和现象世界的二分为前提。科学革命拒斥两个世界的

形而上学，只承认一个现实世界。古典哲学贬斥变化，近代科学则积极拥抱变化，并且通过实验主动地引入变化，探索自然的奥秘。致力于将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确定的情境的实验探究活动，就展开于变化的世界之中。

四、知行关系。《确定性的寻求》一书的副标题是“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在该书中，知识和行动、理论和实践这两对概念是替换着使用的。从杜威给悉尼·胡克的信中可以看到，他曾考虑过另一个副标题“关于理论和实践之关系的研究”。古典哲学对确定性的寻求，在认识论上的后果之一是如何知行分离：知识/理论和行动/实践分别对应于实在世界和现象世界，两相隔绝。实验探究则以知行合一为基本特征，行动/实践贯穿于整个探究过程；探究从变革环境的外在行动开始；探究受观念的指导，而观念的本性是操作；随着探究的完成，公开、外在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建构了知识对象。如果说王阳明主要在道德领域中阐明了知行合一论，那么杜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论版本的知行合一论。

对于这两个确定性概念，杜威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拒斥前者，倡导后者。古典哲学通过思辨虚构了一个永恒不变的世界，以此来寻求绝对确定性和绝对安全，这是一种形而上学幻相。相对而言，实验探究所追求的相对确定性和相对安全，更为务实，更具进取精神。直面问题的情境，明确困惑之所在，努力求解，进而改变现实，将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确定的情境，这是探究的基本程序。当今人类正处于由新冠病毒、极端天气、国际局势动荡等所引发的不确定情境之中，问题丛生，危机四伏。唯有发扬务实进取的精神，积极探究，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时代困局，赢得转机。这是杜威这部名著给我们的启示。